

# 报 到 路 上

● 岳 勇

大学毕业后,我应聘到一家杂志社做编辑。

去报到的那天是十一月二十日,天气已有些寒冷。下火车时,已是傍晚时分,天空中飘起了蒙蒙细雨。

走出站台,我在人群中搜寻着杂志社派来接我的人,好久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看见了一块写着“接湖北岳勇”的牌子,那块牌子是用快餐面纸箱撕下来做成的,还隐约可见“xx牛肉面”的字样。

再一看牌下的人,竟然是一个老头,只见他一头乱发,身着一件洗得没了颜色、还有几处补丁的中山装,戴着一副老花镜,他正靠在牌子下打着瞌睡。

一见这情景,我的心里就凉了半截,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振作精神朝他走了过去,叫醒了他。

老头睁开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便跟我握了握手,说:“你跟照片上长得一模一样。”

我跟他后面走向车站出口,肚子里叽哩咕噜地叫着。

“饿了吧?”他头也不回地问。

我说:“是有点饿了。”我原来以为他会带我去吃饭,谁知他却说:“忍一忍,到了杂志社我煮快餐

面给你吃。”

经过两天一夜的舟车劳顿,我已累极了,本以为他会叫辆出租车,谁知他却连一辆三轮车也不叫,只是对我说:“很近的,才十来里路,不用坐车了,走路过去算了。”

我没有吭声,极不情愿地跟在他身后走着。

夜色渐渐浓起来,寒风细雨迎面吹打着单薄的身子,使我忍不住直打战。

但我的心却比我的身子更冷,我想这会是一家什么样的杂志社啊,连坐车的钱也掏不起。

七弯八拐地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路竟越来越泥泞了,我抬起头一看,原来早已出了市区。

老头却仍闷着头在前面走着,好像永远也不会到尽头似的,我忍不住问:“快到了吧?”

“快了,快了,走过前面的树林,翻过那座小山,再走七八里路,就到了。”

听了这句话,饥肠辘辘满身疲惫的我几乎忍不住就要掉头逃跑了。

这时,那老头终于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后悔了吧?小伙子!”

“是有点。”

“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老头嘴角的那一丝讥讽与嘲弄,使我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胸膛,大声说:“不,尽管我已知道杂志社的情况很糟,但我现在考虑的并不是怎样逃避,而是在想怎样才能尽快适应新环境并努力把杂志社的糟糕局面扭转过来。”

老头转过身来,盯着我看了许久,最后,拍拍我的肩膀,笑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又带着我继续赶路,但我的脚步却轻松了许多。

转了几个弯,老头很快又带我来到了一条街上。

大街上车水马龙,似曾相识。

我一怔,脱口道:“这不是刚才走过的火车站门口的那条街吗?”

老头笑了笑,说:“是呀。”

他扬手很熟练地叫了一辆的士。

我又怔住了。

他说:“小伙子,上车吧。”

我满腹狐疑地上了车,大概十分钟后,的士在一幢十多层高的宏伟壮观的大楼前停下了。

下了车,我看清了那大楼的招牌,居然是我报到的那家杂志社。

那老头笑眯眯地握住我的手,说:“我是主编,欢迎你加盟我们杂志社。今天一共有三个人前来报到,但走到这里的却只有你一个。”

“为什么?”

“有一个在火车站看见我的邋遢样没露面就溜了,另一个在市郊那条最坎坷的泥泞路上借小便宜之机做了逃兵。”

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既是报到,也是考试,而我的坚强与勇敢使我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了这场考试。

我激动地握住了他的手。

(编辑 焦秀兰 野行)